

云中岳武侠精品

火凤凰

痴侠系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290
(1)

云中岳武侠精品

痴侠系列

火

鳳

凰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痴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痴…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85 号

痴 侠 系 列

火 凤 凰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朱媛美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69-3/I·088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遽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响马南来	(1)
第 二 章	秋宅惊变	(19)
第 三 章	太阴七煞：“真的？”	(43)
第 四 章	火凤密谋	(63)
第 五 章	烛影摇红	(83)
第 六 章	吹箫过市	(103)
第 七 章	绿衣媚衣	(123)
第 八 章	流光遁影	(140)
第 九 章	美人毒计	(162)
第 十 章	贪宝助逆	(184)
第 十 一 章	白衣秀士	(203)
第 十 二 章	女人交手	(235)
第 十 三 章	独闯贼窟	(252)
第 十 四 章	紫衣女郎	(271)
第 十 五 章	怒片妖婆	(294)

第一章 响马南来

济南府北面两百余里，有一座全府最小的县城：德平县。

在一望无涯的平原上，近丈高直伸到天底下的高粱，真像大得离谱的青纱帐中间，出现这么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城池，不走近还真难以发现呢！

这座城说小真小，名义上虽是三等县，只有三百户人家，比江南一座小村落似乎还要小一些。

7丈高的土砖城墙，三座城门，外面的城壕只有四尺宽，五六岁的娃娃也可以跳过去爬上城头玩耍。

城周只有三里，两条街十余条小巷，城内看不到高楼大厦，惟一神气的建筑就是大门八字开的县衙。

站在北面城头喊一声，城南的人也会吓一大跳，全城的人几乎都可以听得见。

五年后——响马之乱后，城加宽一倍，多加了一座城门，城壕也加宽了五尺，但仍然是山东与京师交界处最小最贫乏的小城。

山东响马闹了好几年，蹂躏七省，三过南京，京师戒严，天下大震。

响马中，刘家兄弟与赵副大元帅，真是名震天下，叱咤风云不可一世。

德平小地方，按理不会被兵灾所波及，但难免有些在外面谋

生的人，一时糊涂参加了白衣军——山东响马穿白衣，朝廷的正式军队穿红衣——随响马打天下。正如门外望族中，有人当一品大官，也有子弟沦落做乞儿，不足为怪。

德平城小，但毕竟是从汉朝就建置的县（称平昌县），过去也曾经出过不少人物。地处平原，土地相当肥沃，距府城也近，乘坐骑只有一日程。

北面与东面是武定府地境，有客华车往来，所以并非默默无闻的小地方。

目前，县太爷毕尚义毕大人，算是一位好官。

在文治方面，重修学舍，为孟刺史（唐代贤臣）立祠；整武方面，大修城池，加强组训丁勇、导壮，大量购买军械……两年前的朝廷颁下严令：县官必须与城共存亡。

县太爷本身没有兵，卫军皆远在两百里以外——府城，德州——他们自顾不暇，哪能派兵来守这种不起作用的小城？

朝廷要求县太爷与城共存亡，说起来也真过分。

毕大人惟一自保的王牌是民壮，他把四乡的壮丁调来守城，在城头堆高泥袋，在城郊布置拒马以阻挡响马的骑兵。

他亲自带了县丞到各乡催粮增饷税，堂堂皇皇，等候大祸临头。

响马在京师一带活动的首领是刘六（宠），据情报显示，大队匪军正从霸州与天津卫南下，攻掠的目标：济南。

德平，正好在响马的通路上，真不妙。

本县的捕头张钧绰号称旱天雷。

这位张捕头性如烈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办案从不拖泥带水，地方上偷鸡摸狗的混混们怕定了他，最近几年真没出过几件大案。

这些日子以来，他比县太爷更忙，协助县丞大人组训城内的丁勇，管理四乡来的民壮，将地棍痞氓们关进监牢，以防这些人

通匪，忙得焦头烂额。

响马以快速流窜见称，很少攻坚，也很少在一地逗留很久，一昼夜可能远走八百里，所以只要能坚守一段时日，城池就保全有望。

一般说来，德平城已完成战备——三年前就完成了，现在不过是加强而已。

小股响马，是很难在短期间将县城攻陷的，响马的骑兵不宜攻城。

这天傍晚，张捕头精疲力尽地返回县衙的班房。

班房内，他的五位得力巡捕已等候多时，对他这种枵腹从公的精神，巡捕们是敬佩有加的。

他一进小厅，便有一位公役替他递上一条黄黄黑黑，硬得可持作棒用的杠子馍，这是他的晚餐，另外加一碗小米粥。

“头儿辛苦。”五位巡捕站起来打招呼。

“彼此彼此，大家坐。”他在案头落座，将大粥碗放在案上：“毕大人吩咐下来，要咱们研究研究，要不要把西乡的预备壮勇调到城里来。风声紧急，调与不调，毕大人他犹豫难决。要调吧，目前正届农忙，会影响今年的收成；不调呢，万一响马突然窜到，就来不及了，所以……”

“属下知道毕大人的意思。”一名巡捕说：“大人认为西河镇秋大侠秋大爷的人可靠，希望能借重西河镇的壮勇增强城防。问题是，仅抽调西乡的预备壮勇，秋大爷肯吗？固然秋大爷不敢抗命，但有失公允的事，很难办的，张头。”

“大人知道问题所在，所以要咱们研究。”他咬了一口杠子馍，吞下又继续说：“希望咱们用私人交情，说动秋大爷点头。老实说，秋大爷是江湖名人，惊鸿一剑的绰号天下闻名，响马中不少人知道他的声威，有他在，西河镇秋家的子弟，一个可以当十个人用，甚至可当二十个人，所以我也希望他能来。”

“头儿，他来了，不一定有好处。”那位号称地理鬼的罗巡捕罗吉冷冷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旱天雷颇感意外地问。

“头儿不是说了吗，他惊鸿一剑是江湖的风云人物，谁敢保证他的朋友和子弟，决不会参加响马？”

“咦！你可不要……”

“属下并没有指证什么，只是就事论事。谁都知道，响马之所以能捣烂大半壁江山，完全得力于他们的消息灵通情报确实。

“当今三大特务组织中，第一是朝廷的两厂，第二是江西宁府，第三就是响马了。而三大秘队中，宁府的神龙秘队位居第一，消息皆以八百里快传朝发夕至。

“响马的飞龙秘队位列第二，但人才却无所不包。三大特务组织中，几乎网罗了江湖上大半的奇技异能高手。

“响马之所以能横行七省，飞龙秘队功不可没。头儿，想想看，谁敢保证本城没有飞龙秘队的人？谁敢保证飞龙秘队中没有惊鸿一剑的朋友？”

“这……罗吉，你这可是极为严重的指控。”旱天雷脸色一变。

“头儿，属下再次禀明，属下并未指控谁，只是提出防范变故的意见。属下所知，民心惶惶，谣言满天飞，飞龙秘队的谍探，已经潜入本城了。”

“胡说！响马不一定往咱们这儿来……”

“谁敢武断地说他们一定不来？防患未然；头儿，小心防至少要稳当些。”

“你的意思是，惊鸿一剑秋大爷最好不要来？”

“那不是属下能下断语的事。”

“这……”

“而且，头儿最好派人到西河镇，留意秋家的动静，防患于

未然，值得的。”

“唔！我得好好考虑。”旱天雷说，“这件事暂且搁下，现在，我们来商量如何管制北大街那一带的大户豪奴。那些家伙是祸害，好像正在作趁火打劫的不轨打算，必须抓几个来开刀。”

同一期间，北大街一条小巷的一座大宅内，四个相貌不凡的人与一位中年妇人，在密室中品茶商谈。

“不管大元帅是否往这里南下，咱们必须要将惊鸿一剑吸收进来。”那位年约二十五六岁英伟出众气概不凡的年轻人说，“只要他进了网入了罗，山东北部将归入咱们的势力范围，日后进出，将如入无人之境。所以，咱们必须加紧进行。”

“他一个人，成不了事，长上。”下首那些虬髯中年人不表赞同：“他有家有业，在德平是太上皇，在江湖是风云人物，但不会傻得与咱们合作，拿自己的老命和家业开玩笑。”

“赵副大元帅也是同一类型的人，现在却是咱们的副大元帅，没错吧？”年轻人冷笑：“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运用策略得当，惊鸿一剑会为我们所用的。”

“长上的意思……”

“老办法，绝户计。”

“这……”

“当然不能用对付副大元帅的老办法，而要改变方向用手段。”

“改变方向？”

“对，假借官方之手，以达到目的。当初在霸州计诱副元帅，是咱们的人出面，现在改为利用官府达到目的。手段和方法相差不多，但执行的手段不同而已。”

“老身赞成长上的办法。”中年妇人发表意见：“其一，咱们的兵马远在京师，大元帅不一定往这条路上来，不可能用自己的

人出面。咱们这一组的人力量有限，不可能逼惊鸿一剑就范。其二，利用官府出面，惊鸿一剑必定恨官府入骨，必定死心塌地追随咱们打天下。”

“有谁提出其他意见吗？”年轻人问。

“长上智珠在握，此法可行。”左首那位火眼大鼻的人大声赞成。

“好，咱们的密谍皆已各就定位，目下惟一可做的事就是等待，咱们正好乘机全力进行这件事。”年轻人欣然说，“西河镇的民壮，防区在城西，那一带负责策应的是哪一位？”

“快刀褚一春和草上飞草邪。”右首文士打扮的中年人说，“他们那一组人力量相当雄厚，咱们可以放心。”

“今晚把他俩找来，我向他们指示机宜。现在，咱们来商量如何进行。”

第三天，城中谣言满天飞。

捕房从一个浪人留在旅店的行囊中，搜出一封以江湖切口写出的秘函，收信人是秋大爷茂彦。

秘函的内容没有人看得懂，连捕头旱天雷也不懂。

浪人没抓住，逃掉了。

次日，西河镇的民壮，防守在城西调至城北的一处破败大院内，无事不许外出，形同软禁，六十余名西河镇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皆感到莫名其妙，满肚子委屈。

晚间，丁勇和巡捕分别组成巡逻队，明暗间留意大院的动静。

而至西乡的大道中，也有丁勇和巡捕布下暗桩守候，尤其是接近西河镇的的一段路，夜间更是暗哨密布。

夜间实行宵禁，禁令及于四乡，因此天一黑，城内城外行人绝迹，每一村镇的民壮，皆奉令捉拿犯禁的人。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其实响马还远在数百里外，谁也不知道响马是否会来。

二更初，西乡的大道空荡荡鬼影俱无。

大道通过西河镇，镇距城约有二十里左右，平时用坐骑往来，半个时辰就够了。

大道宽阔，平坦而笔直，但由于路两侧的高粱已生长得比人还要高，白天太阳炎热，没有风，地势平坦，视野有限，人在路上走，很难分辨身在何处。

晚间，视野更是有限，难辨东南西北。

四个黑影出现在镇东五六里的官道上，脚下甚快，而且一个个轻灵快捷，似乎急于赶路。

高粱地里，突然跳出十多个黑影，劈面拦住了。

“站住！什么人大胆，可知道犯夜禁的罪名吗？”一个黑影沉喝。

十多个黑影快速地合围，所有的人皆单刀出鞘，气氛一紧。

四个黑影止步，形成矩形四象阵。

“你们又是什么人？”四黑影之一也沉声反应。

“城守营的巡哨。”

“如何能证明你们是城守营的巡哨？”

“到了城防处，你们就知道了。你们是何村人氏？报上名来。”

“谁知道你们是兵还是匪？”

“大胆！解下你们腰间的刀和包裹丢过来。”

四把刀出鞘，包裹并未丢过来。

“让路！”为首的黑影怒叱。

“你们敢拒捕？”

“冲！”

一阵恶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四黑影无意恋战，志在突围脱身，因此恶斗为时甚暂。

结果，死了两名丁勇，重伤三名。四黑影窜入路右的青纱帐，逃之夭夭。现场，遗留下两个包裹。

包裹中的一封信，也是用江湖切口写的。

潜伏在西河镇的伏桩报称，镇北有四个黑影潜出，飞檐走壁的轻功十分高明，伏桩无法拦截。

两相参证，已可证实杀死两名巡哨的四黑影，就是从西河镇北面潜出的四个人。

西河镇秋家的子弟们，轻功是高人一等的。秋大爷所结交的江湖朋友，更是身手了得的武林高手。

次日，县丞大人亲自带了上百名丁勇，进驻西河镇，搜查秋家，逐一核对人丁数目。

由于秋家的丁口相符，人都在，并未发现秋家收容有客人，也搜不出私通响马的罪证，县丞大人只好带了丁勇返城。

但逗留的两天中，给予西河镇的镇民们精神上的威胁相当大，全都为自己派到城里担任城防的子弟们，担上了无穷的心事。

德平有两大镇，北面是孔家镇，是北通京师的大道，距城约三十里左右。

昨天，早天雷就带了八名高手巡捕，随着城守营两位兼队官的坊长来到孔家镇，一方面是视察民壮的防务，一方面是搜捕几个可疑的浪人。

早天雷是很能干的，武功也相当扎实，果然被他擒住了两个浪人张三李四。

一拷二问，张三李四招了供，招出是响马的谍探，奉命南来踏探地方的虚实，最后目的地是府城济南。

同时，也招出另一组人已动身前往武定府打探。

一早，早天雷与八名巡捕押解两个匪徒返回县城。行出十里

外，地面突然升起一根绊马索，九匹坐骑被绊倒了六匹。

六名蒙面人从高粱地内杀出，用的是剑而不是刀，剑术极为可怕，被摔得晕头转向的巡捕们，哪禁得起六名高手的猝然攻击？

旱天雷刀法火候精纯，他的坐骑也没被绊倒，在惊惶中下马接斗，碰上了一个扎手货，最后挨了一剑。

幸而他及时滚入路旁的大水沟保住了老命。

俘虏被夺走了，蒙面人的坐骑藏在青纱帐内，夺了人迅速脱离现场。

八名巡捕死了四个，旱天雷的右肋也伤得不轻。

一名巡捕奔回孔家镇求救，丁勇们赶来，三十余骑循蹄迹追踪，最后蹄迹消失在西河镇北面三四里的小径中，似乎六名匪骑是在此地散入青纱帐内隐藏起来了。

三百余名民壮出动，次日包围了西河镇，要捕拿秋大爷至县城讯问。

同时要将全镇的所有居民，全部迁至县城安顿，借口是响马将到，镇民须迁入县城共同守城。

惊鸿一剑秋大爷自从发现派至县城协同守城的西河镇子弟被软禁之后，便知大事不妙了。

接着是县丞大人带人搜查，更是万分不安。现在，居然要捕拿进城讯问，那还了得？

乱世人命不值钱，地方强豪在官府的眼中，是与乱匪一起必定除之的眼中钉，他已经别无抉择。

死中求生，惊鸿一剑愤怒地铤而走险，率秋家的子弟冒险突围。

从此，颇有侠名的惊鸿一剑在江湖除名。

这就是乱世。

德州西门码头，在运河北段诸埠来说，规模不算小。

平时，如果不是碰上漕舟抵埠，最多只有三五十艘大小船只停泊。但今天，已经超过三百大关，可知拥挤的情形极为严重。

大热天，人多，船位暴满，人心浮动，难怪人的肝火特别旺。码头上与迤北一带河岸，似乎到处都是人。

到处都有人吵闹、打架，乱糟糟委实令人感到烦躁不安。

宋士弘与宋舒云父子俩的货船来自南京，好不容易靠上了北面距码头远在里外的河岸，已经是暮色四起了。

他们是听到锣声而不得不靠岸的，本来还打算夜航呢！

向东望，里外是北行的官道，可以看到一队队穿鸳鸯战袄的卫军红骑兵往来，轻重车扬起滚滚尘埃。

已经封桥了，船只已禁止再往来。

德州城的西门紧逼着运河，因此，码头的活动空间有限，沿城根不准建房屋，所以码头真正的繁华所在，是码头北端一带。

安德水驿、河仓、塌房、河神庙、行宫，全在这一带，加上一些商店、民仓、栈库……形成乱糟糟龙蛇混杂区，江湖朋友的最好猎食场。

在这里，要什么就有什么，只要你有钱或是有势。

山珍、海味、女人、龙阳君、美酒……钱可通神。

兵荒马乱，本州曾经两次受到响马贼围攻，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多得很。

找官媒买一个标致的十五六岁闺女为婢为妾，花不了一百两银子。

要想在这里买田地，德州的地似乎是山东京师交界处最好、最肥活的，买一亩，决不会超过五两银子。

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童为奴，十两银子已经算多了。有些人宁可不要钱，将子女送人为奴婢，但求能活下去有口饭吃就满足啦！

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

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良心。

那些善良的苦百姓是羔羊，那些强梁是饿狼，见到羔羊的饿狼是没有良心的，只有弱肉强食的本能。

“老乡，今晚怎么停泊了这么多船？”宋士弘向邻船的一位壮年舟子问。

“你们是从下面来的？”舟子往南面一指。

这一段运河是卫河的原河道，向北流，北面的哨马营左右分的支流，也就是古黄河的故道。

目前黄河已夺淮入海，从南京淮安府地境往东海流。

“是的。”宋士弘点头：“从南京来。”

“南京？南京不是在打仗吗？”

“不打了，响马到河南去了。”

“哦！难怪。”

“这里……”

“听说刘六正在攻打沧州，所以禁航封河。”舟子摇头苦笑，“看样子，得在此地等十天半月，甚至更久些。菩萨保佑，不要打到此地来。”

“糟！”宋士弘泄气地说，“走不了啦！”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认啦！爹。”舒云对走不走的事并不焦急，兵灾在他看来，平常得很。

响马纵横七省，三过南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看多了，也就心肠变硬，无所谓啦！

“不认又能怎样？”宋士弘苦笑，“儿子，反正要有一段时日逗留，这里是德州，记得附近的朋友吗？”

“朋友？”舒云不假思索地摇头，“孩儿的记性不差，据孩儿所知，爹在这一带没有什么朋友……”

“呵呵！江湖人口中的朋友二字，得看你用什么口吻来说。